

# 《芝加哥大學寫作手冊》評述

## 兼論學術論文引文格式之發展



芝加哥大學寫作手冊  
蔡美華譯 / 五南 / 9309  
420元 / ISBN 9571136999  
平裝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副教授 ◎ 邱炯友

在研究方法的教學內容上，學術論文寫作格式與引文格式（以下稱論文引文格式）是屬於一種技術性的訓練，這種訓練向來被視為學術規範的基礎。「學術」既然是一種「訓練」，所以不僅是研究方法之學習，就連研究報告注釋格式也該講究並求其嚴謹性。一般而言，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較為常見芝加哥格式、美國心理學會（APA）格式、現代語言學會（MLA）格式等。今年九月初，在繼APA與MLA中文全譯本分別由雙葉和書林出版社出版之後，芝加哥格式終於也有了它的中文全譯本，而由五南出版社在國內出版發行。（注1）事實上，芝加哥格式中文版的出現可以被視為國內學術出版之大事，因為從現實面觀之，論文引文格式除了具有特定學域關係以及期刊出版要求之規範外；同時也存在所謂的「師承關係」，那便是作者使用論文引文格式的習慣，常常與先前所受學術研究訓練之養成背景有關，其影響者可以是來自指導教授或學校相關規定，而奠定了個人日後學術寫作生涯之格式取向。

人文科學在一般國際學術出版市場上，向來就以上述三種格式為主流選項，因此，若就學術國際化觀點，採上述三種格式之一以求與國際接軌；或依任一格式為精神範本的本土化改良格式，都有其道理與脈絡可尋。然而，在一個以中文資料與寫作為主的學術環境裡，理當尋求一項便利且有效的參考工具，足以應付語文的障礙，解決閱讀問題與中文資料引用格式範例疑義，因此，國內學術出版市場存在論文引文格式之中文版本與否？便成為某種學術論文引文格式佔有率高低之重要關鍵。而由於芝加哥格式中文譯本遲至今年始有較新版本問世，所以也使得芝加哥格式在國內的發展受到阻礙，甚至連帶影響了論文引文格式使用者版圖的消長。果真如此，則五南出版社《芝加哥大學寫作手冊》的出版，特別是對芝加哥格式使用者而言，毋寧是件遲來的大喜訊。

在學術界，一般人習稱的「芝加哥格式」實際上並非直指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一書，而是以 Kate L. Turabian 領銜編著的 *A Manual for Writers of Term Papers,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亦稱作 *Turabian's Manual*）為標的，二者同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所出版發行。而目前時值 1996 年第六版



的 *Turabian's Manual* 內容乃是根據 1993 年第十四版的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為藍本改編。儘管 *Turabian's Manual* 曾宣稱將在 2000 年左右發行新版，然而，或許因為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遲至 2003 年始出現第十五版最新版，而延宕了 *Turabian's Manual* 新版的計畫，至今仍未曾聽聞新版問世。這本國內《芝加哥大學寫作手冊》的問題便也肇始於此。

以《芝加哥大學寫作手冊》為中譯書名，實質卻為 *Turabian's Manual* 為本，即使譯者自行增列極少部分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的新版資料，但就版本源流而言，為圖便利而簡化了書名，恐將失去信實，模糊了原版二書作為使用功能區分與並行參佐之意義。事實上，即便中譯 *Turabian's Manual* 原書名，亦無損於芝加哥格式使用者之了解與利用價值，若一旦作今書之譯名，則不僅混淆了一般入門者之正確認知，亦有違譯書之精神。

做為遵循和採用國外知名論文引文格式之前題下，理想中的中文譯本工具書內容應該兼具原書完整足本之說明與範例之外，也應該呈具中文環境下之因應說明、理由與中文資料實例，唯有透過這樣的編排體例，才可以使一本力圖符合原國際通用格式之精神而引進國內之論文引文格式工具書，呈現兼顧原意、中文實用性、理論性探討等內容的理想譯作。若以這樣的標準看待《芝加哥大學寫作手冊》，顯然有極大的落差。《芝加哥大學寫作手冊》做為一本論文引文格式專書之角色，顯然未能顧及上述理想，而僅止於一本純粹「譯作」的功能，並未附加任何中文實例，更遑論中文資料實例建議之應用

說明。當然，這也可能反映譯者之初衷，讀者自然不可苛求。但是就國內芝加哥格式使用者，尤其是教學研究者而言，卻仍難掩失望之情。因為對照國內近年來 APA 格式相關工具書的出版豐富，例如：謝寶媛之《APA 完全上手指南》、吳宜澄與盧佩綺之《論文寫作格式手冊》等，前者具中文實例；後者則更試圖營造適合中文資料與寫作的新環境，則國內芝加哥格式工具書出版顯然力有未逮。雖然，民國 67 年曹俊漢《研究報告寫作手冊》乃是以芝加哥格式為主而編譯中文範例之長銷型著作，但出版至今，也已事隔 26 年未曾再版。國內芝加哥格式工具書之出版相較於其主要競爭對象 APA 之發展，仍是相當遲緩的。

《芝加哥大學寫作手冊》既然僅為全譯本之功能，自應力求譯文與排版之確實達意，遺憾的是這些基本要求並未達到，譯本出現了多處誤譯，而有些譯詞更違反了一般習稱，徒增閱讀困擾。

首先，就「序」部分，原文指出 *Turabian* 女士的名號已成為「the *Emily Post* of scholarship」，於此所謂的「*Emily Post*」是誰？或許對於圖書資訊學界的人並不陌生，這位愛孟莉·朴斯特夫人乃是美國家喻戶曉的女性禮儀權威，著有 *Emily Post's Etiquette* 一書，換言之，由於 *Turabian* 在學術寫作格式規範上的成就，一如普朴斯特夫人長年來教導女性禮儀規範一般，同樣贏得了尊重。由於譯本中並未特別就此類似典故作補充說明，但對一個文化語言背景不盡相同的讀者群而言，典故的補述是否為必要？誠屬見仁見智，然而，若能超脫不求甚解之桎梏，則譯本將彌足珍貴。撇開這「苛求」，卻立即

發現一項令讀者費猜疑之事，下句譯文提到「所以傳說中某些人相信她是位發明家」？對照原文 "... that some believe she is an invention." 則可瞭解正確的譯文應該是Turabian女士被誤以為是個「虛構的人物」而非「發明家」。

此外，多處譯文不妥，常與專業名詞和習慣相衝突，例如：「篇名頁」應作「書名頁」(title page) 解，以區別稍後述及在各「篇」(part) 前可置「篇名頁」之建議；「內容表」應作「目次表」(table of contents)；「橢圓(點)」應作「省略符號」或「刪節號」(ellipses) 等，然而，譯本最受人詬病之處當屬譯者將貫穿全書最重要之兩組概念名詞：note (N)、bibliography (B)、parenthetical reference (PR) 與 reference list (RL) 做了模糊與不一致之譯名處理。譯者雖然將「註釋」(notes) 譯為「附註」，但「腳註」(footnote) 一詞卻時而譯作「註腳」又時而譯成「附註」和「引註」。(注2) 尤有甚者，更將"bibliography"譯為「參考文獻」；而"parenthetical reference"與"reference list"分別譯作「括弧內的參考書目」與「參考書目錄」，這種極相近似的譯名對一般讀者或向來存在對該些詞彙有特定譯法的圖書資訊學者而言，實在感到困惑。相較於此，至於譯本將「區塊引言」(block quotation) 時而又翻譯成「封閉式的引用句」則便已不重要了。

文句之不通順與誤譯仍可見於譯本中，例如：第71頁譯句「分號和冒號接著為引號。」其原文卻應該是"Semicolons and colons follow quotation marks"，對照此中英二句，顯然意思迥異。再如實際原文為"Notes

..., to sources are called reference, or documentation, notes"，但在譯本第146頁卻成為「……引註，就其來源來說，叫作參考書目或利用參考文獻引註」。又 *Turabian's Manual* 指出凡書籍、小冊子與連續性刊物等「已出版」作品，必須用義大利體(斜體字)呈現，而「已出版」與「未出版」作品之主要認定標準在於具有「一般發行的意圖」"the intention of general distribution"，然而，譯本卻僵化地解釋為「一般分配的意圖」；又*Turabian's Manual*亦進一步指出：如果作品上附記著出版社的名稱、出版地與時間、印刷者名稱等印記(imprint)時，就必須採義大利體處理之，亦即視同正式出版。然而，譯本竟將"imprint"之關鍵詞誤導成「如果著作是由出版商再印」！當然，沒有人會將原本便曾經是已出版的著作，卻在經過出版社「再印」後，反變成「未出版」作品。譯本的邏輯顯然也出了差錯。另外，排版之誤植或許在所難免，但是對於格式規範之專書而言，就必須十分謹慎，避免誤導，例如譯本於第168頁之第4英文例句中，刊期應為"(fall 1989)"卻誤植為"(9fall 1989)"；第223頁英文例句註1，應為"George"卻誤植成"George"等。

舉凡上述種種缺失，所造成的學習障礙，尤其在初學者學習過程中缺乏良好的指引，是否會阻卻芝加哥格式後繼初學者之學習興致？這恐怕將是國內芝加哥格式使用者們最大的隱憂。

目前在APA與MLA全譯本以及其他各種改良或本土格式環伺之下，芝加哥格式的引進與持續成長似乎較為不利，原因在於國內學生人口仍習慣閱讀中文譯本，就這點而



言，芝加哥格式之中文譯本的問世顯然仍較其他主要國際格式晚了數年，再者由於 *Turabian's Manual* 至今仍僅止於 1996 年的第六版，而學者透過網際網路取得資料情境，愈來愈普遍，因此對於網路資源的引用著錄方式更形迫切，然而，*Turabian's Manual* 版次的落差，已造成其所列舉的範例過時與不適，網路資源引用格式之不足，相較於其格式競爭對手之更新版本，（注 3）則對以 *Turabian's Manual* 為應用藍本的「芝加哥格式」顯然是個弱點。《芝加哥大學寫作手冊》儘管宣稱其另行增補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第十五版（2003 年最新版）資料於 *Turabian's Manual* 之基礎上，但是卻仍未能積極利用此機會，將新版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已出現更多完善的電子文件引用規範且略勝於其他國際現行格式之事實優勢，補充於《芝加哥大學寫作手冊》一書之中，著實相當可惜。

我們確實須要一本既遵守國際規範精神；又能符合國內實用環境的學術寫作格式規範之專書。專書的出版須要集思廣益並累積經驗。對於近來許多國外知名資料庫商所開發的「個人書目資料管理系統」應用軟體，卻因為學術論文引文規範的變動與複雜性，使得藉由系統軟體所排印出的格式，亦

常未能符合原格式的最新規範，反而製造了另一種「亞型格式」，如此一來，將使論文引文格式愈形分化；離「標準」規範愈來愈遠。學術論文引文格式的入門者對於這種新危機，是毫無知覺的。然而，在科技掛帥的時代裡，身為芝加哥格式的「愛用者」，了解到《芝加哥大學寫作手冊》理應扮演相當吃重的角色，但卻發現其內容品質不盡理想時，其實內心是很著急與無奈。

### 注釋

- 注1 芝加哥（Turabian）格式亦曾於民國 66 年出現中文譯版—馬凱南譯，大學論文研究報告寫作指導。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66 年。此書可能譯自 *Turabian's Manual* 1973 年之第四版，惟此中譯本早已絕版並過時。
- 注2 此問題見該書第 14 至 15 頁，以及 118 頁與第 8 章。
- 注3 目前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 格式）最新版為 2001 年發行的第五版，*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 與 *MLA Style Manual and Guide to Scholarly Publishing*（MLA 格式）分別為 2003 年的第六版與 1998 年的第二版。